

出土文獻

第五輯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
李學勤主編

中西書局

出土文獻

送書題



第五輯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
李學勤主編

中西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出土文獻·第五輯 /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
中心編; 李學勤主編. — 上海: 中西書局, 2014.10
ISBN 978-7-5475-0715-5

I. ①出… II. ①李… ②清… III. ①古文學—
中國—文集 IV. ①G256.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177702號

出土文獻 (第五輯)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編 李學勤 主編

責任編輯 田 穎
裝幀設計 梁業禮
出 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中西書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號榮科大廈17F(200023)
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
經 銷 各地 新华書店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印 刷 上海天華印刷廠
開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張 18
字 數 329000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475-0715-5/G·197
定 價 68.00元

《出土文獻》編輯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為序，帶*者為執行編委）：

李守奎* 李均明* 李學勤* 沈建華*

彭 林 趙平安* 趙桂芳 廖名春 劉國忠*

助 編：馬 楠




目 錄

再談甲骨文中的“囧”	單育辰 (1)
談談所謂“射女”器銘 (附：釋“韞”)	鄔可晶 (5)
楚大師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鈔補釋	李守奎 (21)
浙川和尚嶺“鎮墓獸座”銘文小考	宋華強 (28)
郭佗壺銘文及相關問題研究	楊 坤 (33)
金文叢考(一)	謝明文 (42)
洛陽地區出土漢鏡零札三則	鵬 宇 (52)
戰國文字資料中的“同地異名”與“同名異地”現象考察	吳良寶 (59)
試論戰國楚國的“𠄎大夫”為爵	游逸飛 (75)
連敖小考——楚職官變遷之一例	陳穎飛 (86)
上博九《靈王遂申》釋讀與研究	蘇建洲 (92)
從《尹至》篇“播”字的討論談文義對文字考釋的重要性	袁金平 (121)
清華簡《楚居》麗季段考釋	郭偉川 (127)
從清華簡《筮法》看《說卦》中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的遺說	賈連翔 (140)
清華簡《厚父》“周書”說	程 浩 (145)
“京”、“亭”、“亳”獻疑	郭永秉 (148)
釋“華”及相關諸字	李桂森 劉洪濤 (163)


說“隼”兼及相關字	楊蒙生 (173)
論楚竹書與《荀子》思想的互攝——以古史人物活動事迹爲切 入點	楊 博 (180)
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、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	辛德勇 (190)
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“渡術”新解	趙平安 (259)
秦文字釋讀劄記(四則)	王 偉 (262)
西陵縣與“東故徼”	趙志强 (268)
肩水金關漢簡“元始六年(居攝元年)曆日”復原	程少軒 (274)

再談甲骨文中的“囧”

單育辰

甲骨文中有一字非常常見，依組別的不同，文字所有差別，作“”（《合》6088）、“”（《合》21305）、“”（《合》34036）等形，〔1〕象在肩胛骨上卜兆的形狀，一般把它隸定為“囧”。這個字如何釋讀，說法很多，〔2〕目前流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郭沫若釋的“禍”；一種是郭沫若早先釋成的“繇”。後說被于省吾、裘錫圭兩位先生進一步申論，現在影響頗大，被很多學者採信。

于省吾先生認為“囧”應從郭說釋為“繇”，應讀為“咎”，其證據有三：其一是金文魯侯簋“魯侯有囧工”，“囧工”應讀為“猷功”；二是《龍龕手鑑》口部上聲有“囧”字，音其九反。他另外一條證據是“前年羅福頤同志以所著臨沂漢簡佚書零拾見贈。其中務過篇殘簡，有‘堯問許囧曰’之詞，許囧二字凡三見，其即許由無疑。由此可見，西漢時還借囧為由”。〔3〕今按，于先生第一條證據屬循環論證；第二條證據，《龍龕手鑑》已到遼代，與甲骨文時代遙不相及，且裘錫圭先生已言《龍龕手鑑》中的“囧”實為“臼”的俗字，與“繇”不同。〔4〕第三條證據，裘錫圭先生同文亦云：“‘許由’之名銀雀山漢簡作‘許囧’，與‘由’相當之字實應釋為‘囚’，同墓所出《孫子》和《孫臏兵法》簡中的‘囚’字，寫法相同。從上古音看，‘囚’跟‘由’的關係也比‘咎’跟‘由’的關係密切。”近

〔1〕參看劉釗、洪勳、張新俊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04—205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。此字在黃組則加“犬”旁作“”（《合》37842）形，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557頁。另，此字在同一組別中，與“肩”字字形（基本字形是象一肩胛骨，但其上没有卜兆）基本不會混淆，但在不同組別之間，則常常與“肩”字混同。“肩”的字形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59—260頁。

〔2〕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2158—2172頁“囧”條，中華書局1999年。

〔3〕于省吾：《釋囧》，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231—232頁，中華書局1999年。

〔4〕裘錫圭：《從殷墟卜辭的“王占曰”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，《中國語文》2002年第1期，第70—76頁。

年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已經出版，查其圖版，“囧”確應如裘先生所言應改釋為“囧”。〔1〕所以于先生所舉的三條證據都不能證明“囧”可釋為“繇”。

裘錫圭先生認為“囧”也應從郭說釋為“繇”，但應讀為“憂”，他的主要論證是：甲骨文賓組卜辭有“王固曰”，出組卜辭有時作“王囧曰”（《合》24118、《合》24917），歷組卜辭有“王囧”，從文例看，“固”、“囧”必為一字，其字必與“囧”同音或音近，故出組卜辭逕書作“囧”。一般釋“囧”為“丹”（禍），釋“固”為“占”，二字讀音毫無共同之處，顯然是有問題的。可以從唐蘭說把“固”、“囧”釋為“繇”，而把“囧”讀為與“繇”音相近的“憂”。〔2〕他後來又補充道：《屯南》2688把“囧”字寫作“𠄎”，分明象鋸去白角的肩胛骨上有卜兆之形，則“囧”應是卜兆之“兆”的表意初文。“固”、“囧”从“囧”（兆）从口，應是繇辭之“繇”的本字。〔3〕

不過我們認為裘先生的說法也是不合理的，因為從甲骨文整體來看，“囧”和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出現的辭例不僅完全不同，在同一片甲骨中“囧”和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也常常一起出現，字形區分甚明，它們肯定不能是同一個字。出組有時把“王固曰”寫作“王囧曰”是非常偶然的現象，是某一小群甲骨文刻手把“固”省刻成“囧”的一種個人刻寫習慣，並不能因為這種特殊現象就認為“囧”、“固”是同一個字。〔4〕就如甲骨文中有時“年”省寫為“禾”，但不能認為“年”和“禾”就是一個字一樣。所以，裘先生從“囧”和“固”是同一個字出發，認為“囧”和“固”一樣讀為“繇”的結論也不能成立。

後來，裘錫圭先生也逐漸改變了他的想法，他首先把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讀為“繇”的說法否定：“‘王固曰’的‘固’應該是動詞，與占卜有關的‘繇’字在古書中訓為‘卦兆之占詞’或‘兆詞’，似無用作動詞之例。”因此，他從古音“兆”（上已言，他認為“囧”即“兆”字）和“占”古音相近的角度，認為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仍應讀為“占”。〔5〕

在甲骨文中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作“𠄎”（《合》7139）、“𠄎”（《合》34865）等形，〔6〕我們認為，它象在有卜兆的骨頭上占斷之形，是一個會意字。它與“囧”不是一個字，也與

〔1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第41—42、169—170頁，文物出版社2010年。

〔2〕裘錫圭：《說“囧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第105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。

〔3〕裘錫圭：《釋西周甲骨文的“𠄎”字》，《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第617—622、27—37頁，〔香港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、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。

〔4〕關於此問題宋華強先生有更詳細的論述，他且引沈培先生說，認為出組卜辭“囧”和“固”二字雖都可隸定作“囧”，但其實寫得並不一樣，甚是。參看宋華強：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四十三輯，第338—351頁，商務印書館2011年。

〔5〕裘錫圭：《從殷墟卜辭的“王占曰”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第70—76頁。

〔6〕參看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03—204頁。

“兆”字無關。甲骨文的“囧”(或“𠄎”)就是後世的“占”字,本形象在胛骨上以“卜”以“口”作占問,沒有必要像裘先生那樣把它和“囧”聯繫起來,先把“囧”理解為“兆”,再用宵談對轉的角度輾轉為說。

在上引那篇文章中,裘錫圭先生對“囧”理解為“兆”的意見沒有改變,但他對“囧”是否讀為“憂”已有了懷疑,他在同文中說:“把定母字‘囧’(兆)讀為‘憂’,應該是可行的。不過我們讀‘囧’為‘憂’,還缺乏很確鑿的證據,‘有囧’、‘亡囧’等辭中的‘囧’究竟應該讀為什麼字,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。”近年裘先生發表的文章亦說:“‘囧’的釋讀眾說紛紜,但可以肯定是一個表示災禍一類意義的詞。”〔1〕可見至今他仍未對“囧”讀為“憂”的說法加以十分肯定。

由上述可見,近來影響最大的把“囧”讀為“憂”的說法,其實並沒有任何一條有力的證據可以為其支撐。我們認為,早先郭沫若把“囧”釋讀為“𠄎”其實是很合理的。〔2〕

在卜辭中有一例作:

癸丑貞: 旬亡囧?

癸酉貞: 旬亡火?


癸卯貞: 旬亡囧?

癸酉貞: 旬亡囧?

(《合》34797 歷組)

郭沫若說:“卜辭‘貞旬亡囧’之辭不計其數,然本片第三辭獨云‘貞旬亡火’。火禍同紐,而音亦相近,故得通假。是則囧之為𠄎,為禍,確不可易矣。”




今按,“火”與“禍”古音極近,火,曉紐微部;禍,匣紐歌部。曉、匣二紐皆屬喉音,微、歌二部旁轉。如楚簡的“禍”常通“禍”,而“骨”正是見紐物部,微、物二韻只有陰、入之別。〔3〕又如“火”與“夥”常常相通,而“夥”也是匣紐歌部,與“禍”聲韻皆同。所以,刻手在刻寫卜辭時,才會經意或不經意的用與“囧”音近的“火”代替“囧”,這條卜辭是“囧”讀為“禍”的最有力的證據。

在字形上,對“禍”字的考釋也有很有利的證據。《合補》10769“囧”作,和後來的“𠄎”形相比,更為明顯相似,已啓後期演化先河。那麼,“囧”的造字本意是什麼呢?我們猜測似乎是用有兆象的卜骨之形來表示災禍之“禍”。


〔1〕 裘錫圭:《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“于”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,2010年8月2日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227。

〔2〕 郭沫若:《殷契粹編》第719—720頁(原第189頁),科學出版社1965年。

〔3〕 白於藍: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第130頁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前文已經說過,在黃組卜辭中,“囧”作 (《合》35435)、 (《合》35706)、 (《合》35399)之形,在“囧”右加了一犬。宋華強先生指出,甲骨文中的“囧”在後世文字常被寫成“戶”形,所以从犬的這些字就應該是“戾”,而“囧”也應釋為“戾”。〔1〕我們認為他的說法是正確的。為什麼“囧”既可以釋成“𠂔(禍)”又可以釋成“戾”呢?這是因為在古文字中,“禍”、“戾”語音十分相近。“禍”,匣紐歌部,“戾”,來紐月部,聲紐屬舌音喉音,韻部對轉,音感至近。〔2〕所以“禍”、“戾”古早本是一字,後世分化為兩字而已。

甲骨文又常出現“又(有)𠂔在囧”(《合》32778)、“亡𠂔在囧”(《合》22668)、“亡𠂔在戾”(《合》37835)、“亡𠂔自戾”(《合》37844)一類習語,宋華強先生將“囧”、“戾”讀為《詩·衛風·氓》“爾卜爾筮,體無咎言”等典籍中之“體”。我們認為可能不確,若果如宋先生所言,則應有“又(或亡)囧(或戾)在囧(體——此字估依宋說讀)”這樣的句式出現,但卜辭中未曾一見,而都是用與“囧(或戾)”不同的“𠂔”、“𠂔”等字。這些都暗示着習語中“在囧(或在戾)”的“囧(或戾)”字不必破讀,即用為禍患之義的“禍”、“戾”。“又𠂔在囧(禍)”、“亡𠂔在囧(禍)”、“亡𠂔在戾”、“亡𠂔自戾”,它們的意思是說:在禍患上還沒有害處吧?〔3〕“𠂔(𠂔)”是對“囧(或戾)”的進一步補充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合》19622有辭作“囧𠂔在火”,這顯為“又𠂔在囧”或“亡𠂔在囧”之殘,其中“囧”亦寫為“火”,這也是“囧”與“火”音近,即應為“禍”字的一個明證。又《合》34711“庚辰卜:不降愆?”下一卜為“不降火”,“火”亦應讀為“禍”,以與“愆”字對應。〔4〕

至於《明公簋》(《集成》4029)“魯侯有 (囧)功”之“囧”,應讀為“烈”,烈之義猶《詩·周頌·載見》“休有烈光”、《尚書·立政》“以揚武王之太烈”、《國語·魯語》“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”、《國語·晉語》“唯無德而功烈多”、《禮記·祭統》“功烈、勳勞、慶賞、聲名”之“烈”,烈,來紐月部,與“戾”古音極近。

(單育辰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)

〔1〕宋華強: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,《語言學論叢》第四十三輯,第338—351頁。

〔2〕“戾”的古韻也有學者歸入脂部或質部,則和“禍”為旁轉或旁對轉關係,韻部亦近。

〔3〕參蔣玉斌:《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》,“古文字學青年論壇”會議論文,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。

〔4〕參劉風華:《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整理與研究》第420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。“愆”原篆作从“永”从“収”,是表示災禍義之字,暫釋為“愆”,參姚孝遂、肖丁主編: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874、878頁,中華書局1989年。劉書釋為“永”,不確。

談談所謂“射女”器銘

(附：釋“轄”)

鄔可晶

殷墟二、三期青銅器中，有一般稱爲“射女(或母)”器者，共計鼎三，觚、鑑、盤各一。現據有關著錄書，列其器銘及現藏地等信息於下：

器形(及編號)	銘文拓本(或摹本)	出處	現藏
鼎 A		《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》(以下簡稱“集成”)1378	臺北故宮博物院
鼎 B		《集成》1379	上海博物館
鼎 C		《集成》1377〔1〕	故宮博物院
觚		《集成》6878〔2〕	濟南市博物館
鑑(或稱爲“盤”)		《集成》10286〔3〕	山東省博物館
盤		《攬古錄金文》卷 1 之 2.79〔4〕	
















〔1〕 以上三器，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》第 2 冊第 919 頁，中華書局 2007 年。








〔2〕 同上注所引書，第 5 冊第 3963 頁。







〔3〕 同上注所引書，第 7 冊第 5543 頁。

〔4〕 劉慶柱、段志洪、馮時主編：《金文獻集成》第 11 冊第 140 頁，綫裝書局 2005 年。

鼎 A、B 以及觚、鑑屬於殷墟二期，鼎 C 屬於殷墟三期。最末一器，裘錫圭先生已指出與他器同銘，但“將銘文摹倒”，字序也與他銘有別。^{〔1〕}

這裏有一個情況需要說明。此前的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鼎 C 銘比其他器銘少一或，本文原亦從此說。郭永秉先生讀本文初稿後指出，從《集成》拓本尚可看出鼎 C“女”、“”之間實有，而且其頭部也是作三叉形的，其下部的尤為明顯。我在寫作初稿時，也曾注意到“”字左下方的“”，但當時受前人看法的影響，特別是《西清古鑑》3.14 著錄此銘的摹刻本作，^{〔2〕}誤以為摹銘文者既目驗原器，“女”、“”之間當無旁，現所見拓本左下方或係泐痕。這是極不應有的失誤。在郭先生的提示下，我請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楊安先生幫忙查驗器銘。蒙楊先生賜告，從比較清晰的放大照片看，“女”、“”之間確有似“木”形的筆道，但因鑄範不善，字口極淺，且大半已遭磨損，拓本上無法很好地顯示出來。所以，除《攬古錄金文》所收盤銘外，現存所謂射女諸器是完全同銘的。鼎 C“女”、“”之間的距離較他器狹窄，這恐怕也是各家所以認為其間無旁的的原因。我懷疑可能鑄鼎銘者起初確實漏鑄了旁，發現後只得補鑄在“”字左下方的空隙處，這才造成了鼎 C 諸字位置與他器稍有不同。

過去一般釋上舉諸器銘為“射女(或讀為‘母’)𡗗”。1996 年，裘錫圭先生發表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。此文根據甲骨文从“帚”的“𡗗”字或从、早期金文“婦”字或从，指出上舉鑑、盤銘中的、與此同形，它們應該跟“女”合起來視為“婦”；鼎銘“婦”所从則是繁形。在此基礎上，裘先生提出早期古文字中（帚）、（彗字所从）二形本可通用。^{〔3〕}



裘先生釋“婦”之說，得到了一些金文研究者的贊同。^{〔4〕}但也有人對此持保留態度。葛亮先生在一篇名為《說金文中舊釋“桑”之字》的未刊稿中，注意到上舉鼎 A、B 以及觚、鑑、盤銘為“射女𡗗”，鼎 C 銘則為“射女”，“女”旁無“”；“”“作頭部外撇之形，與‘帚’不類”，而“”字上部象樹杈的部分杈出的數量，跟一旁的上面向的斜


















〔1〕 裘錫圭：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 426 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2〕 劉慶柱、段志洪、馮時主編：《金文文獻集成》第 3 冊，第 145 頁。

〔3〕 裘錫圭：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，第 426—427 頁。

〔4〕 董蓮池《新金文編》、畢秀潔《商代銅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》皆取裘說，前者見中冊第 1642 頁（作家出版社 2011 年），後者見第 261、704—705 頁（博士學位論文，華東師範大學 2011 年）。

筆數總是吻合的”。據此，他認為、“關係密切，當屬一字”。實際上又回到了傳統的釋讀意見。^{〔1〕}

所謂鼎 C 銘“女”旁無的認識，現在看來是不準確的，可不必論。“”形“與‘帚’不類”則是誤解。細讀上引裘先生的文章不難知道，他顯然主張器銘中的這些、是“彗”字所从，而非“帚”形。但由於“帚”、“彗”（彗字所从）二形可以通用（裘先生在此文中已指出“歸”字實从“帚”聲，這裏的“帚”就讀“彗”音；後來在《說从“豈”聲的从“貝”與从“辵”之字》中，又據卜辭“望乘帚”的“帚”當讀為“歸”，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。^{〔2〕}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表示“瘳”的“彘”字，或增从“彗”旁——見 44. 1、286. 18——，姚萱先生指出這裏的“彗”當取“帚”音而不取“彗”音，因為“帚”、“瘳”古音極近，加注“彗”表全字讀音。^{〔3〕}這是早期古文字以“彗”為“帚”的一個例子），从“女”从“彗”之字當然也是“婦”。殷墟甲骨文釋“彗”之字或作；^{〔4〕}殷墟二期的婦觚銘中的“婦”字，“帚”旁有作、者，^{〔5〕}即“彗”字所从。歷組卜辭“歸”字作（《合集》32880，辭例為王“令或歸”），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“歸”作（412），^{〔6〕}所从、無疑就是，此是“歸”从“彗”聲的明證。花東卜辭中用為“婦”的“帚”，多數寫作，^{〔7〕}似乎也應視為“彗”（彗字所从）之繁體。時代屬於商或西周早期的爻癸婦鼎銘，其“婦”字所从的“帚”作，^{〔8〕}與射女鑑的只有朝左、朝右之別。總之，“婦”字所从的“帚”作“彗（彗字所从）”形，在早期古文字中並非孤例；裘先生釋為“婦”，字形上絕無可疑。至於鼎、觚銘“婦”所从“作頭部外撇之形”，與一般的“彗”有別，觀下文自明。

“帚”、“彗”通用的原因，陳劍先生有很好的解釋：

“彗（彗字所从）”所象的是植物“王萐”的形象，王萐即地膚，也稱王帚、落

〔1〕其說見引於謝明文：《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》第 102 頁（2012 年 12 月修改稿），博士學位論文，復旦大學 2012 年。

〔2〕《文史》2012 年第 3 輯（總第 100 輯）第 21—22 頁。

〔3〕姚萱：《非王卜辭的“瘳”補說》，《河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12 年第 4 期，第 110 頁。

〔4〕參看裘錫圭：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第 426 頁。

〔5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 5 冊第 3957 頁 06857、06858 號。參看畢秀潔：《商代銅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》第 261 頁。

〔6〕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第 701 頁，中華書局 2012 年。

〔7〕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第 694 頁。

〔8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 2 冊第 1123 頁 02139 號。參看畢秀潔：《商代銅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》第 263 頁。

帚。《爾雅·釋草》：“蕝，王蕝。”郭璞注：“王帚也，似藜。其樹可以爲埽蕝，江東呼之曰落帚。”古文字單複常無別，兩個“𦍋”即卜辭𦍋字、“蕝”字的上半（引者按：卜辭𦍋字，唐蘭先生釋“蕝”〔1〕）以及“習”字所从等。王蕝可爲笱帚（或者說當時笱帚最常用的製成材料就是王蕝），所以“帚”字既可以直接寫作獨體的“𦍋”，也可以畫出其下端加以結束之形與普通的“𦍋”形相區別，以後兩形就逐漸分化開了。已經畫出其下端加以結束之形的“帚”，從材料來說仍是“蕝”，也仍可用以表示“蕝 / 蕝”。因此，獨體的“帚”和獨體的“𦍋（蕝字所从）”，都是既可以代表笱帚之“帚”的讀音，也可以代表用以製成笱帚的“蕝”的讀音的。〔2〕

“王蕝”、“王帚”之“王”，前人指出意爲“大”，猶“菴”稱“王芻”、“蒙”稱“王女”、“雝鳩”稱“王雝”。〔3〕就語法關係來說，“王”是修飾“蕝”、“帚”的（大概整株的植物“蕝”看起來比“蕝”、“帚”要大）。不過蕝也可以單稱爲“蕝”。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載厭火國北有三株（珠）樹，“其爲樹如柏，葉皆爲珠。一曰其爲樹若蕝”。前人以“蕝”爲彗星或埽竹，〔4〕皆不合於文例。“蕝”與“柏”同類，都是樹木，當讀爲“蕝”，指整株的蕝而言。《開元占經》卷八十二“蕝字名占狀二”引《荊州占》：“蕝星，其象如竹、蕝樹木枝條，長短無常。”又引《黃帝占》：“蕝星者，所以除舊佈新、掃滅凶穢，其象若竹、蕝樹木枝條，長大而見……”〔5〕“其象”句意謂蕝星的樣子如同竹子、蕝（蕝）等樹木的枝條，這裏的“蕝（蕝）”應該也是指蕝（地膚）這種植物。下文就把“蕝”字所从的、象地膚之形的“𦍋”釋寫爲“蕝”。

從現有的古音知識來看，“蕝”、“帚”的讀音相差不算很遠。“蕝”是邪母質（脂）部字。〔6〕从“蕝”聲的“蕝”，《廣韻》收於去聲至韻徐醉切遂小韻（訓“帚”之“蕝”亦有此讀），上古也當屬於邪母質（脂）部。“帚”是章母幽部字。从“帚”聲的“埽 / 掃”和从“蕝”聲的“緝”、“雪”都是心母字。上古幽部與脂質（微物）部存在通轉關係，李家浩先

〔1〕唐蘭：《殷虛文字記》第19—20頁，中華書局1981年。

〔2〕趙鵬：《殷墟甲骨文女名結構分析》引陳劍先生回信，宋鎮豪主編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一輯第195頁，綏裝書局2009年。

〔3〕朱祖延主編：《爾雅詁林》第2985、2986頁引陸佃《爾雅新義》、王闓運《爾雅集解》、尹桐陽《爾雅義證》、江藩《爾雅小箋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。

〔4〕袁珂：《山海經校注（修訂本）》第235頁，巴蜀書社1992年。

〔5〕參看劉樂賢：《馬王堆天文書考釋》第136頁，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。

〔6〕“蕝”字韻部，有歸祭月部和歸脂質部二說。裘錫圭先生認爲“當從‘蕝’爲脂質部字說（‘蕝’、‘惠’聲通之例很多），脂質部與微物部關係密切（引者按：‘歸’屬微部）。古音質、緝二部關係亦密切，故緝部的‘習’本从𦍋（蕝）聲，‘蕝’古文作‘管’，从‘習’聲”。（《說从“冓”聲的从“貝”與从“辵”之字》第21頁；又見《殷墟甲骨文“蕝”字補說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第427頁“編按”。）其說可從。

生就把“帚”讀“彗”音看作幽部與微物(脂質)部相通的例證。〔1〕“帚”與“彗”的韻部關係,跟“采(秀)”與“穗(《說文》禾部以爲‘采’之或體)”的韻部關係平行。製成笱帚的植物“王彗”又叫“王帚”,笱帚之“帚”在古書裏又叫“彗”(《禮記·曲禮上》“國中以策彗卹勿驅”鄭玄注:“彗,竹帚。”)。這樣看來,“帚”、“彗”很可能本由一語分化。“帚”、“彗”二形都既可以代表“帚”,又可以代表“彗”,恐怕與字義、字音都有關係。

李孝定先生懷疑“𠄎”“未審與‘桑’字有關否”〔2〕。但甲骨金文“桑”字的寫法與此不合,〔3〕釋“桑”恐不可信。在各家關於此字的考釋意見中,日本學者高田忠周和中國學者馬叙倫的說法,最值得注意。高田忠周《古籀篇》雖也誤以“𠄎”爲一字,但說:

……又二器合“𠄎”“𠄎”、“𠄎”“𠄎”爲“婦”字(引者按:實無“合‘𠄎’‘𠄎’爲‘婦’字”之器,參上文),即知“𠄎”爲“帚”省。《說文》:“帚,糞也。从又持巾,帚門內。”此解有誤。但最古文字“帚”不从“又”、“巾”,即从“𠄎”省,與“一”而爲形也。因謂《說文》“彗,竹掃也(引者按:當作‘掃竹也’,疑誤抄倒)。从又持𠄎”,此亦有誤。“𠄎”即“𠄎”之略,非从二“生”“蛙”字也。……愚謂此當“藩”字象形。《說文》:“藩,王彗也。从艸湍聲。”《爾雅》作“箭,王彗也”,注云“似藜,其樹可以爲掃彗,江東呼之曰落帚”。其所云狀,正與此篆形相合,我邦俗所謂帚艸也。〔4〕

馬叙倫《讀金器刻詞》認爲“𠄎”即“歸”“所从得聲之歸”。由於要把“𠄎”與“自”、“𠄎”與“帚”相比附,他自然不能同意高田忠周釋“𠄎”爲“藩”:“倫謂實掃竹之本字,音讀如‘帚’。‘帚’則‘婦’之初文也。”〔5〕

李孝定先生批評高田忠周釋“箭”、馬叙倫釋“帚”之說“蓋望文之訓,難以徵信”〔6〕。馬氏釋“𠄎”爲“歸”,固屬“望文之訓”,毫無文字學道理可言,但他把“𠄎”與“帚”聯繫起來,却不宜全盤否定;高田忠周說“𠄎”象王彗之形,更是十分正確的。

〔1〕李家浩:《楚簡所記楚人祖先“媯(鬻)熊”與“穴熊”爲一人說——兼說上古音幽部與微、文二部音轉》,《文史》2010年第3輯(總第92輯)第26頁。


〔2〕李孝定、周法高、張日昇編著: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855頁李孝定按語,香港中文大學1977年。裘錫圭先生亦有此疑,見其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,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,第426頁。

〔3〕“桑”的字形源流參看季旭昇:《說文新證》第511—512頁,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;范常喜:《簡帛(周易·夬卦)“喪”字補說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


〔4〕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853—854頁。

〔5〕同上注所引書,第855頁。



〔6〕同上。








蔡哲茂先生《說彗》一文，〔1〕曾引馬王堆帛書《天文氣象雜占》中的彗星圖以與“彗”字所从的“彗”或“彗”相比較。帛書所繪取象於植物王萇的各種彗星，跟的上部幾乎如出一轍：





盤銘的字，如果不是漏摹其下部，跟帛書的彗星顯然更像。《爾雅圖》下冊(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清重刊影宋本)所收王萇作如下之形：



亦與字頗類。地膚(即“萇”、“王萇”)這種植物是有根部的，《本草圖經》謂其“根作叢生”。〔3〕“”畢竟是文字而非圖畫，其根部與一般的樹木無別，沒有細緻地描繪出“叢生”的特點，實不足怪。



















但是，高田忠周把象王萇之形的釋為“萇”，從文字學上說不如釋為“萇”之象形初文合適(前文已舉《山海經》、《荊州占》等文獻稱“萇”為“萇”之例)。釋為“萇”，、雖非屬一字，但“字上部象樹杈的部分杈出的數量，跟一旁的上面向的斜筆數總是吻合的”的疑點，可以得到圓滿的解答。




前面說過，諸器銘“婦”字所从的、即“萇”(彗字所从)，這裏是以“萇”為“帚”。



〔1〕蔡哲茂：《說彗》，原載《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81—96頁，(臺北)大安出版社1993年；收入《甲骨文獻集成》第14冊第76—79頁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。今據後者引。

〔2〕傅舉有、陳松長：《馬王堆漢墓文物》第160頁，湖南出版社1992年。

〔3〕轉引自尚志鈞：《〈五十二病方〉藥物注釋》第69頁，皖南醫學院科研科1985年(油印本)。

是“𣎵”最象形的寫法，、、則是截取其莖葉的省簡之體。“作頭部外撇之形”，正與的頭部一致，是由省變為、的中間環節。（《懷特》S1345）又作（《屯南》86），其字“目”上的三個似“中”之形，左右兩個或變作“フ”，與省作同例。^{〔1〕}既知、是一字的繁簡體，“上面向的斜筆數”與“字上部象樹杈的部分杈出的數量”“總是吻合的”，就很好理解了。

商代青銅器銘文分期中的所謂殷墟二期，相當於武丁、祖庚、祖甲時期；殷墟三期相當於廩辛、康丁、武乙、文丁時期。^{〔2〕}如鼎 C 屬於殷墟三期、其餘諸器屬於殷墟二期的斷代符合實際，所謂射女器很可能是二、三期之交的東西（為某人作器紀念，按常理時間不容相隔太長）。與此時代相近的殷墟甲骨文裏未見“𣎵”的繁體，而只用其簡省之體或，大概因為甲骨文是商代文字的一種俗體的緣故。族名金文中的人名用字大多比較保守，所以射女器銘保留了象形程度最高的“𣎵”字。

釋為“𣎵”，還能為“𣎵”所从的“𣎵”找到字形源頭。高田忠周謂“‘𣎵’，即‘’之略”，大體不錯。下面對此說作些補充論證。

西周晚期金文裏的“雪”及从“雪”的“𣎵”字，作如下之形：

（伯盪父簋^{〔3〕}）（姜林母簋^{〔4〕}，^{〔5〕}）（伯多父盥^{〔6〕}）^{〔7〕}

〔1〕參看陳劍：《甲骨文舊釋“𣎵”和“盥”的兩個字及金文“𣎵”字新釋》，同作者《甲骨文考釋論集》第 221 頁，綫裝書局 2007 年。

〔2〕嚴志斌：《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》第 131、132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。

〔3〕《考古與文物》2007 年第 3 期第 5 頁，圖 6.2。

〔4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 3 冊第 1895 頁 03571 號。

〔5〕摹本取自容庚：《金文編》第 538 頁，中華書局 1985 年。

〔6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 4 冊第 2805 頁 04419 號。

〔7〕此三例“雪”、“𣎵”均用作器名修飾語。楊樹達《積微居金文說》在討論姜林母簋時，已疑“𣎵”當讀為“錯”，引《淮南子·說山》“水火相憎，錯在其間，五味以和”高誘注：“錯，小鼎。”並說：“蓋小聲謂之𣎵（《說文》），小棺謂之𣎵（《漢書》注），小鼎謂之錯，其義一也。引申之，則𣎵為凡小之稱。”（第 244—245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。楊說初稿漏引，蒙陳劍先生賜示）伯盪父簋發表後，王輝《讀扶風縣五郡村窖藏銅器銘文小記》也疑“雪”當讀為“錯”，並引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所錄王引之校《淮南子·說山》“鼎錯日用而不足貴”句說：“錯當為錯。錯字本在鼎字上。錯鼎，小鼎也……錯，小貌也。小鼎謂之錯，小棺謂之𣎵，小星貌謂之𣎵，其義一也。”（王輝：《高山鼓乘集——王輝學術文存二》第 5 頁，中華書局 2008 年）伯多父盥器形不明。其餘二簋，學者們指出其形似豆，體量較一般的簋為小，稱之為“錯”（意即“小”）簋是適當的（楊樹達：《積微居金文說》第 245 頁；張懋鏞：《關於青銅器定名的幾點思考——從伯盪父簋的定名談起》，《文博》2008 年第 5 期）。按从“𣎵”聲之字往往含“小”義，除了王引之、楊樹達所舉的“𣎵”、“𣎵”外，《說文》系部有“錯”字，訓“蜀細布也”；《玉篇》等字書裏有“𣎵”字，意為謹慎。“細”、“謹慎”之義皆與“小”相因。